



北京岁月

很多文章都说石挥是天津杨柳青石家大院后人，其实这不太准确。

据相关学者考证，石家原籍山东，当初靠船运为生，后来定居杨柳青，逐渐起家。道光年间，石家先人将经商所积财产平分给四个儿子，石家从此分为四门，独立生活。我们常说的石家大院是第四门的产业，而石挥则是二门的后代，与四门虽属同宗，却从未在石家大院住过。

石挥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大家庭里，不过出生时家道已经败落。1916年，也就是石挥出生的第二年，石挥父亲石绍廉带着妻子沈树珍和孩子们来到北京谋生。

石挥刚刚6岁就到师大附小上学了，按理说这还不到上学的年龄，后来石挥弟弟撰文回忆说：“他之所以6岁就入学不是因为聪明，而是因为父亲管得太严，好打孩子，一来就罚跪。所以母亲提出早到学校上学。”

虽然在班里年龄最小，但石挥表现却很好，学习也不费力。石挥喜欢听故事，每当听了新故事总是在放学路上讲给伙伴们听，大家都很喜欢他。高小时，石挥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表演才华，经常代表班级表演节目，石挥的搭档是同班同学董世雄。董世雄就是后来赫赫有名的影剧演员蓝马，1949年后，石挥和蓝马联袂回母校看望老师，可惜他们的班主任老师已经去世了。

石绍廉喜欢京剧，石挥跟着父亲听遍了北京所有的戏院，这是他最初的艺术启蒙。放学回家后，石挥便拉起父亲的京胡，还教弟妹们拉二胡和他配合，兄妹几个经常一板一眼地演奏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京剧片段。

小学毕业后，石挥考进了离家很近的河南中学。这一年，北伐胜利，随后国民政府定都南京，北京改称北平。失去首都地位后，北平市面上萧条了，很多人失业，石挥父亲也没有了工作，石挥弟弟在文章里回忆说：“权盛里也不再昌盛，叫卖的少了，晚间只听到卖硬面饽饽有气无力的叫卖声，那简直是哀鸣。父亲也不例外地失业了。家庭收入中断，生活失去了乐趣，陷入了困境。”在这种情况下，刚刚初中毕业的石挥无力升学，只好四处工作贴补家用。

这是石挥最困苦的一段时光，后来他在一篇访谈文章中谈及这段经历：“我自幼生长在一个穷苦的家庭里，为了生计，做过查房、仆人、车站售票员；……我穷得连五六分钱一顿的中饭都吃不起，一天三餐只有改为晨晚两顿。”

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石挥开始了他的演艺生涯。1934年，石挥加入北平明日剧团，开始做剧务，后来做演员和导

话剧皇帝：

石挥这一辈子

本刊特约撰稿 王凯

近日，随着《石挥谈艺录》的出版，这位逝去多年的“话剧皇帝”又一次走进了人们的视野。

第一次听说石挥还是个小孩子，那时候看电影《鸡毛信》如痴如狂，石挥就是这部片子的导演。后来长大后，才知道石挥是中国影剧史上有名的才子，上世纪四五十年代饮誉上海的“话剧皇帝”。作为演员，石挥主演了《大马戏团》《秋海棠》《雷雨》《假凤虚凰》《太太万岁》《哀乐中年》等多部作品；作为导演，石挥的代表作有《我这一辈子》《关连长》《鸡毛信》《天仙配》和《雾海夜航》。凭着这些优秀的作品，石挥毫无疑问地被载入了中国话剧与电影的史册。

演；1935年11月，石挥在雷电剧团担任演员；1937年7月之前，他加入沙龙剧社，演出过《日出》；1938年5月，石挥加入北京剧社并成为中坚人物，在戏剧家陈绵提携和点拨下，成功地塑造了《茶花女》中的阿尔芒和杜瓦尔、《日出》中的李石清、《雷雨》中的鲁贵等重要角色。

由于资料匮乏，石挥在北平的这段演艺经历原来很少提及，很多人误以为他的艺术生涯始自1940年的上海，其实早在1930年代，石挥就已经活跃在北平的话剧舞台，并且受到观众的青睐。

走红上海滩

1930年代中期，著名戏剧家唐槐秋率中国旅行剧团来北平公演，当时的明星白杨、陶金都在剧团，他们的演出轰动了古都。石挥虽然在北平话剧界已小有名气，但看了“中旅”的演出后却自愧不如。就在这时，他意外地遇见了自己的发小蓝马。

原来蓝马1934年就加入了中国旅行剧团，老友重逢，格外欢喜，石挥决定追随蓝马加入“中旅”，献身自己喜爱的话剧。1940年，石挥告别了家人，离开北平，只身来到陌生的上海滩。

1940年的8月，经蓝马介绍，石挥拜见了中国旅行剧团团长唐槐秋。唐槐秋早就听蓝马说过，石挥是个了不得的戏剧天才，于是便留下了他。

石挥在“中旅”饰演的第一个角色是《大雷雨》中的钟表匠库里金，《大雷雨》是俄罗斯戏剧家A·H·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代表作，很受中国观众欢迎。为了演好这个角色，石挥仔细观察那些十月革命后逃到上海的白俄，这些俄罗斯难民很多出身高贵，有很高的文学和艺术造诣，石挥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知识。正式上演时，大幕徐徐拉开，只见石挥饰演的库里金正坐在河边弹着吉他，这就是一位活生生的俄罗斯老人，而不是“演”出来的。观众被深深吸引，石挥一炮走红。

1941年，石挥加入了上海职业剧团。第二年，剧团改组为苦干剧团，负责人是著名导演黄佐临，主要成员有姚克、吴仞之、柯灵、石挥、李德伦等，剧团以“齐心协力，埋头苦干”为宗旨，在孤岛沦陷后极端恶劣的条件下开展戏剧活动。

石挥在苦干剧团先后出演了《大马戏团》《秋海棠》《飘》《文天祥》和《雷雨》等多部话剧，饰演了各种各样的艺术形象。石挥最受欢迎的戏是《秋海棠》，连续演出几个月，每天都座满。石挥喜欢京剧，他饰演的秋海棠在台上唱戏惟妙惟肖，身段、眼神、手势都很到位，据石挥的同事白穆回忆，梅兰芳曾看过石挥的《秋海棠》，看



石挥(左)与梅兰芳

到石挥唱京剧这一段，身边人偷偷观察梅兰芳的反应，据说梅大师非常认可。

石挥在《雷雨》中扮演周府管家鲁贵，他演得相当深刻，《雷雨》作者曹禺曾经说过，石挥演的比我写得好。石挥不像一般演员那样只是表现鲁贵的世俗气，而是演出了鲁贵对主人周朴园的毕恭毕敬和忠诚老实。石挥在这个角色上下了大功夫，据看过这部戏的老人回忆，石挥饰演的鲁贵一出场，还没说一句台词，观众就哗哗鼓掌——没有岁月的洗礼，没有生活的积淀，这种境界是绝对达不到的。

与一般艺人不同，石挥虽然没有读过大学，却非常喜欢读书，不仅能导能演，还担任过戏剧刊物的栏目主编，发表过大量关于戏剧理论的文字，后来这些文字集成了《石挥谈艺录》，受到人们的热捧。戏剧家黄佐临是石挥非常崇拜的师长，他这样评价石挥：“他从小读书不多，更没念过英文，但他渴望学习，尤其想看懂外国演剧理论，竟想自己搞翻译，来个一举两得，既学理论又学英语。他让我介绍个英文教师，硬是从基本句法学起，译出了几篇文章。”

今天看来，石挥的成功不是偶然的。

他的爱情

抗战胜利后，苦干剧团解散，石挥也结束了舞台生活，进入电影界。

1948年，石挥自编自导了电影《母亲》，京剧演员童葆苓在片子里演了一个角色。后来石挥与童葆苓相恋了，童葆苓晚年回忆说：“这部电影中要有一个会唱京戏的小护士小莲，我那时在李万春的鸣春社演出过《大英节烈》，石挥找到了李万春，李万春就把我推荐给了石挥，他就给了我这个小护士的角色，我们就这样认识了，没想到以后还成了夫妻。”

石挥和“金嗓子”周旋曾经有过一段恋情，后来因为一些误会分手了。与童葆苓的姻缘是石挥一生中唯一的一次婚姻，这在当时的文艺界也是非常罕见。

童葆苓在《母亲》剧组时才18岁，稚气未脱，演电影要化妆，但童葆苓不习惯说“化妆”，老是用唱戏的俗语说“扮上”，她有一句口头语：“今天到哪儿去扮呀？”石挥和剧组里的人常拿这句话打趣她。就连童葆苓喝汽水咬着吸管的样子，石挥也爱“学”她，他总是对童葆苓说：“你像个小孩子一样。”

没想到石挥却和这个“小孩子”谈起了恋爱，他们之间相差15岁，很多人不看好这段感情，童家更是不同意。但由于童葆苓的坚持，恋爱六年后他们终于结婚了，在欧美同学会请朋友吃了一顿饭，后来又在家里开了一个小型舞会，他们的朋友王晓棠、梅葆玖、李少春和裘盛戎都参加了婚礼。

1949年后，石挥执导了《我这一辈子》《鸡毛信》等许多重要作品，就在事业处于巅峰的时候，他选择了离去。

1957年11月下旬，石挥从单位回家，童葆苓有个外事接待任务正要出门，他听说妻子要走，一下子就把她紧紧搂在怀里。多年以后，童葆苓对当时的情景还念念不忘：“那种失态我后来想想，就是一种诀别的表示。自那个下午之后石挥就离家出走了，从此再也没有回来过。”石挥离家后登上了去宁波的“民主三号”客轮，十七个月后在海滩上发现了他的尸体。

人们常说，艺术家有两个生命，一个是自然的，另一个是艺术的。石挥虽然离开了这个世界，但他的作品却永远留给了后人——从这个角度看，石挥还活着。图